



0930289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张
炜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44. 572
ZW2. 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张炜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4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229-8

I. 怀…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8305 号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张 炜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68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

印数: 5 001—8 000 册

*

ISBN 7-5378-2229-8
I·2140 定价: 16.00 元

相信自己

——代总序

李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首一尾，我们中国人竟然都用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了“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写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1. 23 于太原

秋夜四章

(代自序)

□ 张 炜

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这样痴迷于这条河。它牵动着我的全部思絮，是我的向往，我的动力，我倾诉的源头……

芦青河在胶东西北部小平原上。我在河边，在这个可爱的地方生活了十余年。后来我就离开了，到山区、到城市……再也没有遇到比那儿更好的地方——我是指那儿的美丽自然。芦青河穿过小平原注入渤海，河两岸有平展展的原野，有密匝匝的林子。大约因为河水的滋润，一切都长得那么茂盛——还记得那一片片丛林、稼禾，浓绿浓绿，真正是苍翠欲滴！除了一些特殊的年头，这儿极少有欠收的时候，人勤劳，土地也太肥沃了。总之，河两岸出奇的美丽，也出奇的富庶。

我一个人生活在外边，常常思念母亲，思念故地。思念故地和思念母亲的心情是一样的。我是带着深深的思念，拿起了一支笔。我很爱小平原，爱海，爱芦青河，爱密匝匝的林子。这片土地给予我的，将让我永远感激。

我厌恶嘈杂、肮脏、黑暗，就抒写宁静、美好、光明；我仇恨龌龊、阴险、卑劣，就赞颂纯洁、善良、崇高。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比起美丽的自然，这儿的人应该更好一些。我常常想：世界上如果全是善良正直的人多好啊！生活在前进，有好多伟大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断剔除那些丑恶的灵魂。我痛恨那些工于心计、不择手段骗取利益的人；当我在生活中产生那些卑微的念头时，我会同样瞧不起自己……

我深深地爱着河边上那些心地光明、美好、坦荡无私的年轻人。我羡慕他们。他们是我的理想和向往。我寄希望于他们，以抵御心头的沉重。“人类”在我眼里应该是这样：女的，没有一个不是伶俐秀气；男的，没有一个不是英俊端庄！他们都身心健康，挺拔向上，不由你不去爱慕，不去讴歌，不去宣传。那时将有一种力量驱使你，让你把他们从一个偏狭之地介绍到更广大的世界里去。

我十分痛恨自己软弱的笔力！我总是羞于回头，不敢细看已写下的文字，它们是如此地软弱、笨拙和幼稚……

我的创作之路大约还很漫长。但我现在首先想到的还不是创作。我在想怎样认真地、好好地生活下去，怎样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如果这样做了，就什么都有了。

现在主要是感激；再也没有比一种感激的心情更能帮助我、支持我的了。我感激什么？

感激很多很多，但我说不出。

1982年10月15日

二

从学着写第一篇作品到现在，转眼已过了十多年。十几年来，

我在文学之路上艰难地行走，其中有很多欢愉，也有很多焦虑。

我现在觉得，人活得真累。每天要做好多事情，也要为好多事情担心。我们面前的道路那么遥远、那么多弯曲和坎坷……我思索着，一边用笔记录着身边的生活、记录着我所能看到和想到的小小世界。

我曾经天真地想像着一种愉快的日子，一些很好的人，满怀深情地回忆童年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晰的就是芦青河，这条故地的河流，使人浑身灼热的河流。雨天、雪天，渔人、小船。河上独木桥，用最老的柳木做成，滑腻腻、湿漉漉。大雪蒙住河水，河冰又被水流击碎……但这毕竟是记忆，童年的记忆。童年还进入不了另一种生活，还无法理解成人们为生存而投入的搏斗。

我仍然在写芦青河，但我现在很少写童年的河了。我加入了成人的行列，用成人的眼光去看河水和小桥了。我要告诉我的朋友：那里的人告别了一种生活，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可他们远远不是在欢笑、在幸福，因为我知道那片土地已经有了太多的痛苦，并且这些痛苦今天已经难以完全根除。生活像一驾满载的马车行驶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是前进了，可是留下了多么深的辙印！两个轮子有时简直像犁，翻开了地上的泥巴，露出了又一层新土。车轮在呻吟，辐条在颤动，一路就这样移动下去。那些难言的痛苦和磨难啊，他们向谁诉说？他们如何呻吟？

记下辙印，捧起泥巴，倾听颤动的辐条和车轮的呻吟，是因为太爱了——无望而无边的爱啊！

人们生活下去，永不妥协。活着很累，但大家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过。而且要活得有力量，活得充满信心。

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天一天地迎送日月。

1984年8月10日

三

在墨一样的夜色里，我的思绪游荡不息。在桔红色的灯光下，我的笔挥动不止。远处的山色淹没，星光隐去。这又是一个长夜，一个很美的、很内向的夜。这样的夜晚无声无响，只有露珠在草尖上凝聚。

像是在写一封长信——它没有地址，没有规定的里程，只有遥远的投递、叩问和寻找。给远方的人，远方的心灵。他们在这个夜晚，在山的那一边，向我注视。他们目光的重量压迫着我，让我呼吸变得轻轻的。我把一声声问候藏在了心里。啊，山的那一边，海的那一边，你们的目光；还有，云后的星光，一齐闪烁的眸子……

没有缘故的留恋与盼望，思念，焦渴，等待。你在十年或百年之后看到的这片文字，会若有所思、会怦然心动吗？时光的奥秘、心的奥秘、生命的奥秘，它们堆积着，诱惑着。

秋天的落叶刚刚飘下一片。这夜色温温的，掬得起如同静水。沉浸着，任它漫流。

1985年9月19日

四

当拿起笔来时，又一次觉得无言。因为滔滔不息的激流已经洗去了涌来荡去的话语，词汇如屑，飞溅了，无有踪影了。我将如何诉说，如何询问和回答？我的千头万绪的牵挂和迟来早去的觉悟啊，我将如何诉说？

十年前我曾说过：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括，各式各样的生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探索了生括的意义。意义在哪里？意义在于生括着，或者是生括过。我的笔写下了字，我的眼睛看到了，再告诉自己的心灵。心灵因此而愉快起来，我就再写下去。这是一个美丽的圆圈。无数的看不见的圆圈在旋转，无数的运动世界。每个世界都有它自己的秘密，鲜为人知。渴望了解，渴望融化秘密，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欲望。小心不知大心，小年不及大年。写成一本书，让它到人海里去碰撞，如此而已。我的意愿就包含了我的全部希望。人还年轻，可是生括老了；生括正年轻，可是人却老了——我们就是这样尴尬。但活着就要好好劳动，好好过日子，这恐怕是没有异议的……

而今天我将说：

我是不息的春水，我是不倦的浪花；我是每年都融化的冰，是适时而至的讯息、风和潮涌。我是明天，是再生和永生，是永远，是泥土和大漠，是滋生和常绿……

我是声音。

1986年11月

目 录

秋夜四章(代自序) / 1

沙岛纪行 / 1

孤竹与纪 / 35

声 音 / 58

一潭清水 / 72

海边的雪 / 85

冬 景 / 104

梦中苦辩 / 117

美妙雨夜 / 131

三 想 / 144

玉 米 / 160

黑鲨洋 / 173

下雨 下雪 / 192

拉拉谷 / 204

烟 叶 / 229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 234

逝去的人和岁月 / 241

激 动 / 254

紫色眉豆花 / 268

钻玉米地 / 282

附：张炜的精神哲学 / 李洁非 / 297

□ 沙岛纪行

上 篇

1

人没有爱情就会有一种漂浮感，像秋水上的叶子。有了爱情又会被它深深地压迫着，喘不过气来。我亲眼看着一位挚友是怎么痴迷的，弄到最后不得不住进当地最有名的林泉精神病院。那是我从一所地质学院毕业的第六个年头，正好赶上辞职风，就跑到海边来经营了一片葡萄园。而我这位朋友武早又是东部葡萄酒城最棒的酿酒工程师，不用说在葡萄销售上帮了我的大忙。他的遭际使我充满了悲愁，我在心里不知把他那个高个子娘们儿骂了多少遍。眼看着一个天才给毁了。林泉显然是个折磨人的地方，我不信那里会产生奇迹。看着窗外的秋天，我很难忘记在过去与这个打猎迷度过的美好日子。

我在秋天里总是很冲动，我甚至想冒个险把他从林泉领出来。我越来越坚信这会有助于他的治疗……不知费了多少口舌，

那些大夫比我想像的难缠多了。但我最后总算是成功了。多好的天气啊。走上田野,谁还能看出我这位朋友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呢?这儿的一切都会唤醒你的记忆,你重新看看这浓浓的绿色、听听这啾啾的鸟鸣吧。

.....

我们绕着芦青河西岸的水汊,在茂密的丛林中艰难行走。由于要横越一道道水汊,所以前进的速度就慢下来。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有高大乔木的地段,因为这样的地方灌木总要稀疏一些。地上长满了粟米草,它们中间有美丽的锦带花,还有结缕草和备附子、白芨、芒萁、普通铁线蕨等。从植物生长的情况看,这里的土质不错,是很适宜耕种的褐化潮土。与一般的河汊地区不同,这儿不是常见的那种盐化潮土,所以植物的叶子都油亮亮的。那些喜欢盐化土质的植物很少见到,这证明土壤中很少含有氯化物。我观察了一下,这里虽然由于河汊交错,有很多积水,但地势仍比较高。这里离海岸线大约还有四五华里,海水在涨潮时也很难顺着这些淤塞的河汊流过来。

我们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涉禽类,像外号叫“老等”的苍鹭,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水洼里呆呆地站着。这时候举起枪来很容易就可以打到,但它那种沉着的样子反而使猎人不知如何是好。武早定定地站在那儿看着,似乎并没有猎取它的欲望。前边有一只苍鹭,它的头是乳白色,头侧还有枕部的羽毛都是黑毛,前颈上有着几道黑色的纵纹,背部和尾巴上都是一片苍灰;只有胸前是雪白的,腹部和尾下复羽也是白色;金黄金黄的眼睛,褐黄色的嘴巴,暗绿褐色的脚……它只是呆呆地伫立于浅水之中,在那儿等待游鱼或是青蛙蜥蜴吧。它特殊的耐性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到后来我们也不愿惊动它,就绕过它往前走去。经常看到的还有草鹭:这个常常单腿站立的鹭鸟,还有绿鹭和池鹭——池鹭在这里很少看到,它和绿鹭一样,头部都有着冠羽,颈部闪着漂亮的栗红色,上背和肩部都是铅褐色,其余的地方是白色;嘴的先端是黑褐,边缘微微发黄,基部却是蓝玉色;脚是肉色。这种鸟勤得很,一刻不停地啄食,使人老要怀

疑它面前的水泡里是否真有那么多种昆虫和软体动物……接着我们还看到了异常珍贵的飞禽，有短尾信天翁、白头鹬等。它们都是很容易被打到的，可是武早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枪一直挂在肩上。

接近中午我们才来到了以前武早猎狐的地方。这儿原来只是一些生着很多怪柳的灌木地带，燥热得很。在那些柳树丛中，偶尔有一株加拿大杨挺立着，留下一片很浓的树阴。飞鸟很少，也看不到任何狐狸的迹象。武早很不耐烦地在柳树丛中来回奔走，失望地看看我。几个钟头过去我们都有点饿了，什么也没有发现。武早不得不疲惫地坐在一棵树下，我也解下了背囊。该好好歇息一会儿了。

开始动手做饭。沙质土上有很多酸菜，我还顺手揪了一些柳条嫩芽，想把它们放在稀饭里，再加一点盐，做成很好的野菜咸饭。武早也帮我动手揪柳芽——那么大的手在柳树枝条间笨拙地活动着，有点好笑。眼前的这位酿酒师终于变得沉默安静，恢复了往日的那种沉着。这使我特别高兴。我的打算终算没错。离开林泉时，医生曾给了我很多药品，这次出门都把它们装在背囊里，可是我们一次也没有提起吃药的事情。大自然疗法总是最好不过的，在这里，我们一次也没有提到那些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尤其是没谈过象兰。他沉浸于游猎生活中，终于变得坦然舒展，眼神里再也没有了那种咄咄逼人或战战栗栗的神色了。他望着我，有时微笑，有时沉思——我还等待着他的幽默——当他重新谈笑风生的时候，他就算变得像过去一样健康——一样充满了智慧，那又是一个原来的武早了。

3

水开了，一会儿米的香味就钻到了鼻孔里。在这片旷野，这种气味给人多么大的安逸。这是一种难以求索的、又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幸福。武早把他宽宽的背倚上树干，我也像他一样。我们两个肩头相抵。我问武早：

“我们准备办一个酒厂，你能够帮我们吗？”武早的后背并没有离开树干，只是点点头。

“我们在和一个学校合办一个酒厂，请你来做我们的酿酒师好

吗？”

“……”

“你还是一个天才的酿酒师。我从没怀疑过你……”

“现在也不怀疑吗？”

我心里有点吃惊，听他说下去。

“我的才华都是那个女人给我的，她离开了，把什么都带走了，我肯定会使你失望的……”

我听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是同时又得到了某种安慰——他的神经非常正常，而在林泉那会儿他还大嚷大叫，说“离不开酒”，是个“天才的酿酒师”，“离不开象兰也离不开酒”……这会儿他变得如此沮丧。我握住了他的大手，“一切都会像原来一样，你已经完全恢复了，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你明白你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一个好人……”

4

武早摇头，“我不坚强，象兰才离开我——我一点也不……”

“不，那是她自己的混乱……再说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证明她本人有奇怪的念头……她并非一点不爱你……”

武早苦笑着，重复我的话：“并非一点不爱……老宁兄弟，你说得多好。可我需要的不是一点，而是全部，我需要她和我一样，我把全部的一切都给了她——我从来也没有背叛过她，一分一秒也没有！你知道，很多人像象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心像分一座小房子那样隔开好多间，每一间里都放上点什么……而我不能，我不能允许自己心里塞上任何一点点别的东西。我就是这样的人，要求的不多，我只要求和象兰一个人厮守到底……”

“再也没人能打动你吗？”

他摇头。

“以后你敢保证永远也遇不到一个你喜欢的人吗？”

武早更加肯定地点头。

我无话可说了。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人我还会说什么呢？

我朦朦胧胧觉得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一些特殊的爱情，而武早越来越不属于这个时代了，这个时代正在离他而去。可是我实在没

法说服武早。武早的爱纯正而古老,像他酿造的那种名酒一样,可以在地窖里放上四百年。

“老宁兄弟,我有一句话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认真听着。

“我为了象兰,差不多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你知道即便在林泉,我心里也老有个声音纠正我:不能这样讲话、尖叫、语无伦次……我想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有时我也不懂。可只有心里知道,这些话与我不太沾边儿。我想的事情都是很切近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要象兰,要象兰!不错,我有强烈的欲望,我要永远拥有她。不过我不是自私的。这是爱,我知道这是爱。说不出是因为什么,我只是想她,我讲的所有话都与她有关,我要像酿酒一样日日夜夜动这些心思。她聪明又伶俐,你想人一天到晚抱着一个又聪明又富有成就、个子高高爽爽的女人,该是多么棒……我什么都有了。我想人的一生就需要这样,这样才来劲儿。我心里老是有这样一种声音。那时我说了很多胡话狂话,这些话缠在一块儿,听起来就像一个精神病人——我全心的热情、力量、念头、勇气,全都集中在一个点上,那就是象兰象兰象兰……我离开林泉跟你到这里来,心还在象兰的身上,我在等她心回意转——我还是要去找她。这一天一定要等到,一定要等到。我们会重新和好,重新走到一起——如果这一天真的等不到了,如果我明白了再没有一点指望了,那么我就会离得远远的,离开那座城市,离开这片平原,也离开你的葡萄园……我要一个人躲得很远很远,躲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死,再不回来……我想戒酒,吃我自己摸索到的食物,像鼯鼠一样活,过完这一辈子算了。我把欲望全部藏在谁也不知道的荒郊野外,一句话,我想让谁也找不到……”

我默无声地听,我能讲什么呢?我只紧紧地握住那双大手……这手布满了老茧。我有点奇怪:他在林泉那么久,回到我们的葡萄园也没干任何重活,老茧是从哪来的?后来我突然记起:林泉那些屋子的窗上都镶了钢筋,武早在长时间里就是伏在窗户上,两手握紧了这些钢筋条摇动着——他透过这铁窗往外望着,望着外

面的田野、春天的世界……他的手就是这么紧攥着、抚摸着、摇动着，硬是弄出了两手老茧。我的眼睛有点发热，把脸转开了……

再往西走，地形地貌越来越陌生了。我从来没有走到这么远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常常遇到一些水湾，于是又不得不折回来——可是走了一会儿我们又发现：我们来到了水湾的另一边，它的对岸。我明白了，这会儿正不断地走到一些沙岛上。我蹲下来用手指沾了点水舔了舔，发觉都是淡水。这些沙岛有的大，有的小，密生着河柳、芦苇和一些杂树灌木。我过去在海岸上也看到过露出在高潮位以上的狭长的沙质堆积体，它的延伸方向往往与海洋线平行，这些地质地貌通常就被称做“沙岛”。由于分割了海岸水域，所以它的外侧往往濒临开敞海域，而内侧水域则成为封闭或者半封闭的水体。我们看到的这些水湾，就是通常被称为“泻湖”的地方。这些沙岛和泻湖体系组成的岸段，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半岛地区。在这十几年里，芦青河、界河，还有栾河以及内外夹河都有屡次改道，它们影响的范围很大，输出了巨量泥沙，不断形成一些堆积，由于这些堆积泥沙的作用，使一些沿岸泻湖又渐渐淤填成为沼泽洼地；一些河岸沙体又被泥沙覆盖住，这就在海滩平原上留下了洼地沼泽和岗状起伏的地形。一些巨大的沙岛形成的原因是颇为复杂的，除了河流上游堆积过来的泥沙和堆积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冰后期海退的过程中波浪和水流把大陆架上的沉积物席卷到岸边。还有，在历史上也曾经因为海平面上升，海水漫上来，海岸沙丘或者沿岸的滩脊逐渐沉没，这样也会留下一座座沙岛——有一个办法可以区别这几种沙岛形成的不同原因，比如说沙岛间水湾的氯化物含量就可以说明问题。当然，由于海面上升的年代久远，海滩和海岸滩脊沉落的时间过长，海水有时候也可以形成倒流，这样补充的淡水逐渐可以冲洗氯化物，形成淡水。但这个过程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眼下所看到的这些沙岛主要是因为上游推拥下来的堆积物沉积而成的，所以我们所遇到的所有水湾都是淡水湾。

这里越来越荒凉。我不知怎么多少有点想往回返，可武早仍然